



长篇历史小说

王 阳 明

中国出版集团
大地出版社
ISBN 7-5489-1111-1

王阳明

当全世界都崩坏的时候，
你还能固守人类的最后一道良知吗？

② 龙场悟道

王程强◎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王程强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59-0412-0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阳明(1472-
1529)-人物研究 IV. ①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334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72
总字数 1009 000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138.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第九十九章	劝诱贼王	走拜赣州	1
第一百章	贼王进城	衙门磕头	6
第一百〇一章	摆鸿门宴	擒池仲容	12
第一百〇二章	扮贼捉贼	剪灭悍贼	17
第一百〇三章	山洞小住	县学劝俗	23
第一百〇四章	痴心弟子	胡子学生	27
第一百〇五章	书院说教	培训师资	33
第一百〇六章	著《修道说》	刻《传习录》	38
第一百〇七章	《乡约》自律	仁施民生	43
第一百〇八章	宁王密使	赣州拉拢	47
第一百〇九章	心学弟子	周旋王府	54
第一百一十章	官府捕贼	王府养盗	62
第一百一十一章	正德惊醒	驸马问责	70
第一百一十二章	绕道北上	赴闽公干	77
第一百一十三章	拘押百官	宁王反朝	79
第一百一十四章	丰城遇险	祈祷北风	87

第一百一十五章	夜宿临江	判贼动向	91
第一百一十六章	心兵百万	吓阻叛王	94
第一百一十七章	叛王起疑	龟缩南昌	104
第一百一十八章	留驻吉安	上疏告变	113
第一百一十九章	天下尽反	我辈尽忠	123
第一百二十章	八旬忠臣	闺门烈妇	131
第一百二十一章	丰城会议	部署战略	135
第一百二十二章	市汊誓师	激励人心	140
第一百二十三章	攻占南昌	预备木牌	146
第一百二十四章	安庆解围	回救南昌	151
第一百二十五章	生擒叛王	歼灭叛军	157
第一百二十六章	君臣贪功	将军出征	166
第一百二十七章	忠心仁政	不听乱命	171
第一百二十八章	闯门拜访	感动张永	178
第一百二十九章	愁别西湖	泪洒京口	183
第一百三十章	以德报怨	委曲求全	184
第一百三十一章	以智报怨	挫损凶焰	191
第一百三十二章	不白之冤	无缘申诉	198
第一百三十三章	重登九华	再坐东崖	205
第一百三十四章	户部追粮	赣江水患	208
第一百三十五章	通天岩前	揭示良知	213
第一百三十六章	良知人少	旧知势众	224
第一百三十七章	告别江西	回归家乡	229
第一百三十八章	余姚收徒	七十四人	231
第一百三十九章	荣封伯爵	老父寿终	236

第一百四十章	诽谤再起	智者不辩	244
第一百四十一章	会试考题	污蔑新学	248
第一百四十二章	计收王畿	浪荡书生	255
第一百四十三章	知府弟子	问学问政	266
第一百四十四章	稽山书院	略说五经	274
第一百四十五章	老妻临终	介绍新妇	279
第一百四十六章	良知助考	打蛇七寸	286
第一百四十七章	心地无私	满街圣人	292
第一百四十八章	天泉证道	四句教言	296
第一百四十九章	江西道上	沿途讲学	302
第一百五十章	一路走访	赣州调研	305
第一百五十一章	梧州开府	策划和解	310
第一百五十二章	横州会议	策划和平	315
第一百五十三章	和平使者	传递和声	317
第一百五十四章	恩威并用	思田和解	323
第一百五十五章	敷文书院	传布良知	328
第一百五十六章	秀才师徒	哭诉血债	331
第一百五十七章	明处讲学	暗中谋兵	334
第一百五十八章	借力使力	剿灭顽匪	341
第一百五十九章	谒伏波庙	重温旧梦	349
第一百六十章	青龙铺畔	落幕人生	353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360



第九十九章 劝诱贼王 走拜赣州

十二月二十,王阳明大军回到赣州,庆贺横水和桶冈剿匪胜利,在巡抚衙门大门东侧的赏功所犒赏将领,在城外的大校场犒赏卫所军士,在小校场犒赏各县民壮。犒赏完毕,当场宣布,各县民壮各自返县回家团聚。黄表和陈祥,陪着池仲安,随着返县回乡的民壮队伍前往广东省龙川县洵头。

闰十二月初二,王阳明上奏《横水、桶冈捷音疏》,向朝廷报捷,为杨璋、黄宏、许清、郑文、邢珣、季穀、伍文定、唐淳、王天舆、张戢、冯翔、余恩、舒富等一批立功将领请功。初五,上奏《立崇义县治疏》。初六,收到广东南韶道捷报,报称:本月初二,韶州府通判邹级和仁化县知县李萼设计在痢痢寨生擒了乐昌大贼首高仲仁,乐昌县知县李增生擒了逃往湖广乌春山姜阳峒的大贼首李斌,韶州知府姚鹏率军擒斩贼众一千三百二十名。如今南赣巡抚各府州县境内,唯一的大股匪患,就剩下了洵头。

新年将近,新皇历要颁行各地。赣州卫指挥使佥事余恩被王阳明派往洵头颁发新皇历。黄表一直是南赣巡抚衙门与洵头池仲容之间的联络专员,自然随行。闰十二月初六,南赣巡抚衙门官方代表团一行前往洵头,受到了池仲容山寨的热情接待。

在洵头聚义厅,池仲容放下金龙霸王的架子,他不敢再坐往日的虎皮交椅,而是把正座敬献给了官府代表余恩,自己坐到了东首;也不再像第一次黄表和陈祥来时那样,显摆夸耀自己山寨那些张牙舞爪的元帅、都督和总兵,这一次,他只



让识文断字的高明德陪坐在身边。余恩不愿坐虎皮交椅，池仲容让人换了一把椅子。黄表陪坐在左首。

池仲容一直不把官府和官老爷放在眼里，几十年来打杀的对象就是官府和官老爷，现在不同了，十几年来互相捧场的江湖弟兄，篾匠詹师富、猎户温火烧、征南王谢志山、延溪王龚福全、钻天豹蓝天凤、高快马高仲仁、满天星李斌，一个个都走了，不能陪池仲容玩了。过去十几年，在四省边界东西横贯上千里、南北纵横数百里的南岭一座座大山中的大舞台上，几个人像魔王一样，率领着魔子魔孙烧杀抢劫，天不怕地不怕；大户富家，想抢谁就抢谁；男人，看不顺眼，努努嘴，一刀毙命；女人，看上谁就是谁，多么潇洒自在。这些魔王中，因为地处中间，东能得到漳南詹师富的支援，西能指靠南安、乐昌、桂阳的策应，池仲容有人缘。因为曾经力擒猛虎，池仲容把自己看作这些魔王中的魔王。龚福全小家子气，当了一条溪流的王；谢志山，心里畏惧北京的朝廷，只敢号称征南王，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流窜广东老家；池仲容不仅看不上老虎头上的王字，也看不上地上的王，称王就称天上的王。在天上的王中，还要当霸王，所以他要叫金龙霸王。但是池仲容自己心里清楚，自己虽然心比天高，两只脚还是离不开地面，天上的金龙霸王的说法，也就是忽悠悠自己手下这些弟兄罢了，自己实质上也只是几十座山寨的首长。尽管龙川县五十五个里的县民被自己十几年驱逐屠杀，如今只剩下七个半里，但是自己的霸权也仅仅限于龙川和龙南两个县的大山而已。夸张些说，霸权算是霸到了两个省，县官和府官可以不放在眼里，但是眼前这个对手，南赣巡抚王阳明，却是管着四个省八府一州的。桶冈天险，他也能捉到蓝天凤；高快马，跑得比豹子还快，还是被打成了死马。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听黄表说，这个王阳明还真是得道高人。得道不得道，池仲容不在意；一份《告谕浣头巢贼》能把高明德哄得泪流满面，池仲容不在意。十几年的杀戮，心已经被鲜血浸泡得麻木不仁，但是脖子上被砍上一刀，像詹师富、谢志山他们那样的结局，池仲容怕。黄表拱着手往左上空举了举说道：“南赣提督衙门王都堂，为了表示对



池大首领的看重,这次特意派遣正四品朝廷命官、赣州卫指挥使佥事余挥使,来看望涑头池大首领。”

余恩正襟危坐,朝池仲容点了点头。

高明德看着身边的池仲容,咳嗽一声。池仲容马上朝余恩抱了抱拳。这是池仲容的要求,高明德有责任提醒他遵从官方礼仪。

余恩点头表示回礼。

黄表继续介绍:“池大首领,高先生,你们看,第一次来涑头,是敝秀才和周义官;第三次来,是敝秀才和雷听选候任官;这第四次,是正四品余挥使。由此可见,池大首领,您在王都堂心目中的地位是一直上升的。可喜的是,池大首领的心也一直在向官府靠拢。池酋长能够接受官府的皇历,表明涑头是效忠朝廷的。”

黄表侃侃而谈:“上次敝秀才来,听说涑头各山寨正在伐树堵路,大造兵器,挖设陷阱,放置滚木礮石。听池大首领解释,这都是为了防备酋长卢珂的偷袭。为此,王都堂为了保护涑头,把恶人先告状的卢珂押入了大牢。可是官府是讲王法的,判人有罪要有证据,卢珂虽然被认为是诬告,但是卢珂天天在大牢里喊冤,官府也不好轻易定他的罪。就像敝秀才在王都堂跟前屡屡为池大首领辩护一样,那是一面之词。即便王都堂相信,也不好堵外人的嘴。最近江西巡按御史屠道长正在赣州,都老爷再大,也受巡按御史的监察,这就让卢珂诬告池大首领的案子不好结案。屠道长的意思,卢珂投告的是反叛朝廷罪,此罪非同小可。反叛罪,要经朝廷审问。屠道长的本意,是派人来拘拿池大首领到堂对质。王都堂在为池大首领说情。但是您知道,御史是天使,都御史管不了巡按御史。如果官府最终派人来拘拿,戴上木枷,对池大首领这样有身份的酋长,怕也不好看。您说是不是,高先生?”

高明德对池仲容说道:“黄大秀才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池仲容将信将疑,一拍大腿说道:“唉!想不到官府判个案子,这么麻烦!一



个小酋长卢珂，一个大巡抚王都堂，还非得我本人去一趟。要是搁在山寨，我也就一句话。黄大秀才，按你这么说，本酋长不去一趟赣州，卢珂还就死不了？官府还真要来捉拿本酋长？嗯？”池仲容两手一起拍打着双腿。

黄表笑着说道：“敝秀才来山寨几次，以前对土匪，抱歉！以前对山……山中的蛮子一向鄙视，经过这几次接触，敝秀才改变了对山中蛮子的看法，抱歉！不能说蛮子，是山中山民，改变了对山民的看法。发现池大首领仗义，够朋友，以前可能是不知道仁义礼智信，现在听读了王都堂的《告谕浰头巢贼》，又得高先生的提醒，敝秀才发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池仲容扭脸望着高明德，嘟囔道：“别……别，刮什么目？”

高明德小声解释道：“黄大秀才称赞王……王，称赞您懂道理了！”

池仲容朝着高明德一瞪眼，没好气地说道：“本……本酋长难道以前不懂道理？嗯？”

黄表说道：“池大首领以前懂的是江湖义气的道理，现在懂了官府的道理——礼义廉耻。”

高明德赶紧接上话茬，挽救自己在池仲容面前的失言，说道：“对对！大首领现在懂了朝廷的礼义廉耻。”

黄表说道：“说到礼义廉耻，礼占第一位。礼，讲究个礼尚往来。官府王都堂三番五次派遣各级官员来浰头看望，按理说呢，池大首领是不是也到赣州走一趟，回回礼，即便是拎上浰头一只鸡，那也是浰头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一来，一则免得闲人说闲话，说这么有身份的酋长，连人之常情的礼尚往来也不知道；二则呢，趁着这个机会，到赣州把话说清楚，当场和卢珂对质，让卢珂死了心，既堵了屠道长的嘴，还避免了戴上木枷丢面子的事，也好让王都堂为池大首领说话。是不是，高先生？我们读书人，辅助明主，就要用真心。明主一时考虑不周，有什么缺失，我们读书人不能不从旁提醒。敝人跟随余挥使，也曾提醒过余挥使，比如了解浰头的规矩呀，要入乡随俗呀。这样做，看似驳了官长的面子，实际上是



帮了官长。是不是,余挥使?”黄表说着,朝余恩一拱手。

余恩一本正经地说道:“官长事多,不正要你们这些人跟着提醒的吗?”余恩说话时看着高明德。

高明德对池仲容说道:“王……王……大酋长,不到赣州走一趟,从礼节上说,是有些失礼;从结果上看,万一官府来拿人,又失了我们堂堂大山寨的面子。大酋长,您看?”

池仲容一拍大腿说道:“看来,本酋长还真得走一趟赣州,去拜访拜访王都堂这位三头六臂的大提督!”嘴里这样说,池仲容心里想着,不入虎穴,逮不着老虎崽,就走一趟赣州,摸摸王阳明的底。



第一百章 贼王进城 衙门磕头

池仲容率领一队四十多人的精壮卫兵,跟随余恩和黄表,于腊月小年这一天来到赣州。到了赣州,余恩和黄表赶往巡抚衙门复命,由危寿在城门口迎接池仲容。池仲容安置卫队在镇南门外小校场兵营驻扎,自己带上四个亲随,抬着给王阳明准备的礼物——浏头花菇、杨梅柿饼、白果、茶叶等,进了镇南门,顺着南门大街前往西津门内里的巡抚衙门。危寿沿途介绍着沿街风光:“池大酋长好福气呀,你看看一街两行,张灯结彩,那边有唱戏的、耍把戏的,这是多年来都没有过的。今年,南安土匪剿灭净尽,你们浏头也归顺了朝廷。王都堂高兴,特别下令,过年要热闹热闹,扫一扫往年的晦气。池大酋长,以前您来过赣州吗?”

池仲容拘谨地、小心翼翼地、贪婪地打量着周围的新奇、热闹,听到危寿问来过没有,随口接道:“来过来过!不过,啊……”以前自己是改装易容、偷偷摸摸、像贼一样地进的城,现在不一样了,自己是提督大人的座上客。想到这里,池仲容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看冬日的阳光,很明媚,暖洋洋的。以前进城,只嫌阳光太亮,现在也可以在城里享受光天化日了。

危寿看着池仲容,在听他继续说。池仲容接着说道:“以前日头可没有现在亮,也没有现在暖和。”

危寿笑着说道:“是吗?本官也有这个感觉,往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大红大绿,红红火火,热闹喜庆,这股热闹劲就让人觉得暖和。”

池仲容听了这话,开怀大笑起来,忙应道:“对对对!你说得对,危大人,到底



是官大人!”嘴里应着,池仲容心里想的是,自己归顺朝廷? 归顺个屁呀! 只不过是看王阳明这厮手段狡猾、兵力太猛,往日一起横行的弟兄——詹篾匠、谢王爷、龚王爷、高快马,一个个横行到阎王爷那里去了,自己有点怕,来打探虚实,只是暂时委屈自己罢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位王阳明连打胜仗,三两天还不高升到北京去? 涑头是自己铁打的江山。哼! 你王阳明在桶冈假招降真剿灭,我金龙霸王可不是蓝天凤那样的猪心肝,人在屋檐下,我暂时低低头,山寨里,临来前我安排妥当了,严密防守。手里没有几千弟兄,你上赶着归顺,谁也不稀罕你。如今,我山里有三十九寨重兵,城外校场有我四十位力能伏虎的能手,手里有兵心中不慌。不慌? 我这五个人去见王阳明,会不会是飞蛾扑火呀? 一念及此,池仲容心里一惊,脚下又发起飘来。

站在巡抚衙门三座高大的牌坊前,池仲容心里将之与自己山寨的围屋土楼比较,他的身子不由得往下缩了缩。危寿指点着最外的一座牌坊,介绍道:“池大酋长,这座是新修的,王都堂巡抚改提督军务后才修的,你看四个大字‘提督军务’。”

池仲容看着,尽管不识字,但是听到“提”,不由得联想到了以前进城,在城门外大木杆子上悬挂的人头。池仲容心里后悔,是不是来错了? 不该来?

池仲容随危寿进入大堂,听着危寿介绍:“回禀王都堂,卑职接来涑头酋长池仲容,拜见王都堂!”

冬天的屋子里有些阴冷。池仲容感觉自己身子有些发紧,听了危寿介绍,他两膝不由自主地就软了下来。跪着的池仲容,偷眼瞅了瞅王阳明,目光和王阳明一对接,他一直觉得自己能吓哭孩子的凶狠、邪恶的目光,就像一把冰琉璃剑,在王阳明柔和敏锐的光芒下融化了。

只听王阳明柔和地说道:“池酋长来了?!”

池仲容磕了个头,说道:“草民池仲容拜见都老爷!”

王阳明笑着说道:“池酋长过去是草寇,现在归顺了朝廷,就是义官了。路上



走了多少天呀？”

池仲容坐在自己的小腿上，回答道：“八九天。”

王阳明问道：“带了几个弟兄呀？吃住都安排好了？”

危寿答道：“回禀王都堂，池酋长带了四十多个手下，池酋长坚持安排他们在城外小校场住。”

王阳明稍微提高了些声音说道：“这怎么行？四五百里地赶来，到了赣州，不进城，是怕官府麻烦还是不相信本院？”

池仲容说道：“都老爷，山野小民不知道礼数，怕给您惹麻烦。”

王阳明说道：“既然归顺了朝廷，就要习练朝廷的礼数。懂了礼数，就不惹麻烦了。池义官，比如你回话时坐在自己小腿上，就是礼数不周。以后经常要和官府来往，在涑头百姓面前，你就代表着官府的形象，礼数还是要学习的。这样吧，你的手下全部进城。危节推，地方打扫妥当了吗？”

危寿回答道：“回禀王都堂，祥符宫宽敞明亮，已经打扫干净。”

王阳明对池仲容说道：“你的手下全部搬入祥符宫，学习礼仪。官府给你们每人置办一套新行头，在城里好好玩几天。你们正好赶上个热闹年。长途跋涉，一路辛苦，下去好好歇歇吧。”

池仲容心中一直惦记着盘龙寨卢珂的事，他试探性地说道：“王都堂，草民有一事要向都老爷说，盘龙寨叛贼卢珂那个恶贼，一直惦记要攻打涑头山寨，听说他又在都老爷面前诬告草民。都老爷，草民是冤枉的，求都老爷给草民做主。”池仲容注意观察着王阳明的表情。

王阳明笑着说道：“池义官，你能来，就说明卢珂是恶人告黑状。你回去吩咐人伐山开路，本院要派兵前往龙川剿灭盘龙寨叛贼，逮到卢珂同党，一并开刀问斩。”

池仲容急道：“不不，不用都老爷派兵，草民自己就能灭了盘龙寨。”

王阳明说道：“这怎么行？朝廷法度，叛贼要由官军出兵剿灭，你们切不可擅



兵仇杀。下去歇息吧！危节推，安排为池义官接风洗尘！为泅头来的弟兄接风洗尘！替本院好好招待这些贵客！”

出了巡抚衙门，危寿问池仲容道：“池义官，王都堂让本官好好招待你们，除了好吃好喝，你们还想玩些什么、看些什么？本官好安排。”

池仲容将信将疑地问道：“危大人，这么说，下官可以提条件？”

危寿笑着说道：“那是当然了，你现在是王都堂的贵客。”

池仲容诡秘地一笑，说道：“下官想先看看监狱。”

危寿会心一笑，问道：“你是想看看你的死对头卢珂？”

池仲容诡诈地笑了笑，说道：“这个嘛，看看犯人在监狱里受罪，人就不想作恶了。”

危寿笑着说道：“池义官，你有这份心，本官现在就安排你进监狱看看。走。”危寿领着池仲容来到不远处的赣州府衙前的赣州大狱。池仲容的四个亲随被留在监狱门外。危寿领着池仲容直接来到死囚犯人的牢前，走到卢珂牢门前，他朝池仲容摆手示意，轻轻嗯了一声，接着他快步继续向前走。池仲容放慢脚步，仔细看了看，正是卢珂，人正被大木枷铐着，于是池仲容得意一笑，小声哼哼起了采茶戏《四姐反情》的戏词：“吃了酒，上了路，三步并作两步走，呐呵嗨，两吊铜钱身上带，一路走来乐悠悠，一路走来乐悠悠。”池仲容快步向前跟上危寿。走在危寿身后，池仲容脚步比先前轻松了，个子也显得比刚才高大了。

在监狱见到了卢珂，池仲容心里踏实了些，第二天他打发一个手下回山寨报信，让山寨解除临战戒备，筹备过年。

池仲容和他的卫队被安置到了祥符宫，每人发放一套崭新的青衣长衫、一双黑色皮靴。巡抚衙门礼房书吏领着赣州府学一位教谕，在祥符宫院子里，给这些泅头来的粗野山民集体培训礼仪。

第二天中午，余恩出面，危寿、黄表、雷济作陪，在位于盐官巷的“香飘四省”酒馆为池仲容接风。上菜的过程中，余恩问道：“池酋长，上午都游览了哪些地



方?”

危寿提醒道：“启禀余挥使，王都堂称呼池酋长为义官。”

余恩微笑着叫道：“哦，池义官！”

池仲容一拱手，笑着说道：“不敢不敢！回禀余大人，我上午到瓦肆街看看耍把戏的，听听采茶戏，听听瞎子说武松打虎。后来看看龟尾角，总算见识了赣江。”

余恩问道：“池义官，耍把戏的、采茶戏，这些东西你们泷头都有吧？”

池仲容笑着说道：“有呀！咱们泷头的细妹子唱采茶戏，嘿嘿，实话说，不比赣州城里差。官府有乐户，泷头有戏班子。嘿嘿！”

余恩自觉一个堂堂四品武将，今天竟然要和一个强盗同桌喝酒，相当憋屈。为了贬低池仲容，余恩故意说：“池义官，你是不是也会唱采茶戏，本官看，趁乐师、乐户还没来，你就给大家助助兴。”

池仲容一抱拳，张扬地笑着说：“那本酋长就唱两句《王婆骂鸡》？”见余恩点头，池仲容清了清嗓子，唱道：“铁匠偷吃了我的鸡，铁星子蹦到眼窝里；石匠偷吃了我的鸡，十根指头都砸劈；和尚偷吃了我的鸡，死了变个大秃驴；教书先生偷吃了我的鸡，教的学生光淘气；读书人偷吃了我的鸡，考不上秀才干着急；做官的偷吃了我的鸡，撞上御史蹲大狱……”池仲容本来一个草寇，现在却女腔女调地扮起了戏子。余恩鄙夷地笑着。危寿和黄表是读书人出身，知道民间这个戏，骂人太恶毒，丢一只鸡，竟然把天下七十二行职业骂了个遍，这种场合唱，成何体统！危寿和黄表互相对视一眼，危寿高声咳嗽一声，趁池仲容换气的间隙，问道：“说到武松打虎，你们泷头山里有老虎吧？”

池仲容唱戏的兴头被危寿截断，不由得愣愣神，就顺着危寿的话题接了上去：“啊啊！老虎？有老虎！有老虎！听瞎子说武松打虎，把听书人吓得吱哇乱叫，嘿嘿，哈哈！本……本酋长就打死过老虎，”发现余恩有些吃惊，池仲容越发自信，一挺身子说道，“打老虎，武松是酒壮英雄胆，本酋长是艺高人胆大，说害怕？根本顾不上害怕，我就那么，”池仲容张牙舞爪地比画着，“三下五除二，



就……就……老虎就死了。”一时兴起的池仲容得意忘形，说到兴头时，却发现余恩沉下了脸，危寿皱着眉，这才意识到这里不是浣头自己的聚义厅，自己不可以肆无忌惮，打虎故事只好讲了个虎头蛇尾。池仲容的这一番放肆，让危寿陷入了沉思：池仲容这厮当过打虎恶魔，武松要靠酒壮英雄胆，酒能壮胆，也差点要了打虎英雄的命，后来武松到十字坡，喝了下有蒙汗药的酒……危寿在心里翻滚着：池仲容、池仲容的卫队、蒙汗药、酒。危寿诡秘地看了一眼池仲容，称赞道：“赣州有好酒，今天就让池义官喝好。”危寿说着，指了指旁边桌子上两个十斤装的酒坛，“这是章贡老酒，十年陈酿。池义官好口福。”

说着话，菜已上齐，八菜两汤：糯米鸡、生煎鸭、炆米卤鹅、小炒鱼、炒东坡、竹筒粉蒸肠、酿豆腐、米粉南瓜、蛋菇汤、米酒汤圆。

刚才池仲容唱戏时，外面一对父女怯生生地候在房间门外。正要开席，余恩朝危寿示意门外。危寿招了招手。这对父女进入房间，对着桌子磕了三个头。危寿一指靠墙的两把凳子，老者就座，调好二胡，女子站稳丁字步，开始了演唱。唱的是莲花落《王二姐思夫》，姑娘开口唱道：“哎！唱的是哎，八月里的秋风，人人都喊凉……”

池仲容刚刚灌了三杯酒，听着声音悦耳，扭头一看，见唱戏的姑娘一身紫衣，头包绿头巾，楚楚动人；再看老年男子，腿上搁着一把二胡，一身褐色衣服，头上同样包着一片绿头巾。池仲容觉得，细妹子小小年纪唱《王二姐思夫》，有些怪，不过细妹子怪讨人喜欢。



第一百〇一章 摆鸿门宴 擒池仲容

腊月二十五,池仲容到巡抚衙门辞行。王阳明劝池仲容道:“池义官现在回去,五百里地,路上得八九天。眼看着就过大年了,你们无论如何赶不上回家过年了,途中过年,冷冷清清。即便回到浞头,大年初一、十五,按礼数,你们又要来赣州拜年。这样来回折腾,不如就在赣州过年,热热闹闹,过了年再回去。”

危寿在一旁说道:“池义官,不能辜负了王都堂的一片好心呀。再说赣州还有好多地方你没吃没玩没看呢。”

王阳明吩咐危寿道:“危节推,要过年了,给浞头新民每人发放些零花银子,让大家乐和乐和,有个过年的样子。”

此时,池仲容耳边又响起了“香飘四省”酒馆那个细妹子唱《王二姐思夫》的甜美声音,他心里不由得痒痒的。留与走,各有利弊。走了,能趁着过年,和山寨弟兄们大碗喝酒,痛痛快快;留下,听听小曲,抱抱城里的细妹子,把玩一下细妹子的细嫩小手,也不错。心念一动,池仲容道:“谢都老爷招待安排。”

出了巡抚衙门,池仲容问危寿道:“危大人,那天唱《王二姐思夫》的那个细妹子住在哪里?”

危寿一笑,道:“以前这些乐户贱民都在城外龟尾角住,赶上过年,衙门为安全考虑,把乐户搬迁到了城里。就在——”危寿看着池仲容渴望的眼神,会意道,“瓦肆街。”

池仲容有些淫荡地笑着说:“危大人,听说这些乐户,不少人过去是做官人